

流行歌曲

爸爸不是爸爸  
你是一个刽子手  
妈妈不是妈妈  
你是刽子手的帮凶

——蚱蜢《头发》

几年前蚱蜢的头发就长及肩头了，蚱蜢的长发是他区别于其他庸庸碌碌的男孩的标志，当然你硬要举出蚱蜢的不同凡响之处也很困难，因为蚱蜢当时也不知道做什么好，蚱蜢所有的精力似乎都花费在保护整理他的一头长发上了，他还发明了一种新颖独特的护发秘方，用石蜡涂上菜籽油抹在头发上，这样他的一头长发光亮油滑得令人吃惊。蚱蜢当时不知道做什么好，但他认为一个人假如什么事也不干，别人至多说他懒惰，却不敢对他的才能和前途作出评判，但你假如草率地步进化工厂或者公交公司的大门，那你的一生有可能就湮灭了，任何人都有资格对你嗤之以鼻。

蚱蜢留着一头长发等待什么，但由于他终日留连在桌球室、溜冰场和露天音乐茶座中，结果也没等待到什么，他的心爱的长发却险些遭到了灭顶之灾，有一天他从酣甜的午睡中被什么惊醒，脖颈那里凉丝丝的，伸手一摸摸到一把剪刀，蚱蜢大叫着从床上跳起来，原来是父亲拿着那把剪刀，父亲的手里已经抓着一绺又黑又亮的头发。

我看着你的头发就恶心。父亲阴沉着脸瞪着蚱蜢，他说，你这头发会招苍蝇招虱子，你懂不懂？

蚱蜢的脸气得煞白，朝父亲怒吼道，我不懂？你才不懂！你懂什么叫头发？

父亲晃了晃他手里的那绺头发说，我受不了这些头发，我要把它们扔到垃圾箱里去。

蚱蜢蹲在垃圾箱前，异常悲愤地看着头发与果皮菜叶混杂在一起，蚱蜢用一页信笺盖住了他的那绺头发，他说了一句非常沉重的话，爸爸，你杀了我的头发。

蚱蜢在丧失了一绺头发后情绪非常低落，蚱蜢的弟弟猫头鹰——这也是蚱蜢给弟弟起的绰号，按照蚱蜢的要求修整了他的头发，蚱蜢的披肩长发变成了齐耳长发，仍然是长发，但蚱蜢羞于外出游荡了，蚱蜢害怕朋友们再来欣赏他的头发，任何受到伤害的东西都是躲躲藏藏的，躲在家里的还有他那颗受伤的心。

那年春天蚱蜢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里发现了自己的艺术才华，有一天父母都不在家，蚱蜢和猫头鹰偷出父亲的大半瓶茅台酒开怀痛饮，酒足饭饱之后蚱蜢用一双筷子击打酒杯唱起歌来，蚱蜢的心情茫然而悲伤，歌声却高亢而明亮，卡西拉多马里那沙，乌尼巴多马里卡拉，起初蚱蜢模仿着意大利歌剧的发音胡乱地唱着，渐渐地蚱蜢的歌声朝着当时流行的民歌风格过渡，星星还是那颗星星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爹是爹来娘是娘，蚱蜢一边唱一边批评着歌词，废话，这不是废话吗？蚱蜢的歌声像脱缰野马在家里驰骋，他弟弟猫头鹰先是捂住了耳朵，但渐渐地猫头鹰脸上出现了惊喜与崇拜交杂的表情。他对哥哥大叫起来，好嗓子，好嗓子，你不比崔健差嘛！蚱蜢的歌声嘎然而止，他推开了猫头鹰递上来的麦克风（麦克风由一只手电筒替代），蚱蜢说，我现在终于理解了音乐，音乐就是痛苦，没有痛苦就没有音乐。

那天夜里蚱蜢彻夜难眠，他觉得自己的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一首歌已经清晰地回荡在他耳边，他躺在床上把它哼了出来，他把每句歌词都记在纸上，突然发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，他不识简谱，更不懂五线谱，一首歌没有谱子怎么能算歌呢？蚱蜢弄醒了猫头鹰，结果不出他所料，猫头鹰对音乐更是一窍不通，猫头鹰抢过歌词一边看一边咯咯地笑，他说，好歌词，好歌词，气死爸爸气死妈妈。

蚱蜢的歌名叫《头发》歌词写道：

-----

爸爸不是爸爸  
你是一个刽子手  
妈妈也不是妈妈  
你是刽子手的帮凶  
知不知道  
你们用剪刀杀死我的头发  
知不知道  
你们也杀死了我的未来

-----

蚱蜢觉得猫头鹰对这首歌的理解太浅薄了，他根本不是想气死自己的父母，你不懂我的痛苦，蚱蜢最后把那页歌词折好了放在枕下，他对猫头鹰说，你等着看吧，我会让这首歌在全国流行的，不懂乐谱有什么？什么都可以学，只有痛苦是重要的，告诉你，痛苦就是音乐，音乐就是痛苦，所以我还要谢谢爸爸那一剪刀，那一剪刀终于让我觉醒啦！

蚱蜢清醒地知道要做一个音乐人必须从乐理开始，必须先找到一个老师。蚱蜢想到的第一个人选是中学时代的音乐教师沈女士。蚱蜢是在一天晚上去沈女士家的，沈女士隔着防盗门打量蚱蜢，对这个昔日学生的到来明显表现出一种惊恐和戒备，蚱蜢说，你别这样看我，好像我是个坏人，你不能开门让我进去谈吗？沈女士却说，有话就在门外说。蚱蜢朝防盗门踢了一脚说，你这么怕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坏人，我要跟你谈一件很严肃的事情。沈女士一步一步往后退着，突然摇晃着脑袋上的许多卷发器喊叫起来，你的音乐课就是不及格，不及格就是不及格，你现在还想报复我？沈女士突然操起了一把剪刀，她朝门外的蚱蜢挥舞着那把剪刀说，你敢进来？你想报复我就跟你拼了！

又碰上一把剪刀，蚱蜢记得他脑子里嗡的响了一下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很快沈女士家里和左右邻居家纷纷涌出一些人，蚱蜢拔腿就跑。蚱蜢跑出去很远才想起他历史档案中那个小小的污点：音乐课不及格。

蚱蜢的自尊心受到了一次严重的伤害，他沮丧而愤怒地回到家里，拿起一本《怎样识简谱》的书读了起来，但书上那些调门标志却让蚱蜢想起沈女士头上的那些卷发器，它们在蚱蜢眼前可恶地跳跃着，使蚱蜢的心情越来越沉重。他不无自责地想他为什么要去找沈女士呢，要找老师就找一个最好的，那沈女士虽然会弹几种琴，虽然是教师合唱团的领唱，但她不过是个业余的嘛。

那天夜里蚱蜢在苦闷中打开了收音机收听音乐节目，恰好听见本地最著名的音乐人海鸟在流行歌曲各个领域侃侃而谈，海鸟富于魅力的声音在方圆只百里的高空中回荡着。海鸟说，痛苦是我创作的源泉。蚱蜢异常清晰地听见了海鸟的这番话，蚱蜢几乎在静夜里狂呼起来，海鸟####蚱蜢默念着这个响亮的名字，从一千兆赫的隐形空间里看见了某扇金色的大门。

太阳升起来了，蚱蜢开始了对海鸟狂热而漫长的追踪。

蚱蜢坐在电台大楼外面的花坛上等着海鸟#花坛旁边还集结着一群少女，她们叽叽喳喳地谈论着海鸟。

海鸟终于从电台大楼里出来了，海鸟浑身上下果然充溢着一种非凡的音乐气息，他的脑袋像一只大鼓，他的身子像一把小提琴，他的两条胳膊像两支长笛，他的双腿则像两只谱架支撑着所有音乐，最令人炫目的是海鸟瀑布似的长发，无论是从长度、光泽还是气势上都使蚱蜢产生了天外有天的感觉。哈罗，海鸟随意地朝外面挥了挥手，那群女孩立刻蜂拥而上，把海鸟团团围住，许多粉红的小手伸向海鸟#许多纸片、手帕和T恤伸向海鸟#蚱蜢听见女孩们发出了狂喜或痛苦的声音。

蚱蜢站在花坛边进退两难，他看见女孩们簇拥着海鸟朝一辆北京吉普走去，蚱蜢想他不能错失这个好机会，于是他冲了上去，在海鸟挤进车门时把一页纸塞在他手中，高声喊道，是我写的歌，歌名叫《头发》。

海鸟接过那页纸签上名字，画了一只鸟#说，我珍惜每一个歌迷的厚爱，不管是女歌迷还是男歌迷。

我不是歌迷，我不要签名。蚱蜢情急之下拉住了车门，他说，我们对音乐的理解是一样的，痛苦就是音乐，音乐就是痛苦，我想跟你好好交流一下，不，不是交流，我想拜你做我的老师啊！

你别拉住车门。海鸟炯炯闪亮的目光扫视着蚱蜢的头发，忽然淡淡一笑说，我建议你以后别留长发，普通人留长发并不好。

我说的不是头发，是一首歌，歌名叫《头发》蚱蜢仍然举着那页纸，是一首歌，我写的歌，蚱蜢高声叫道，你会喜欢的，你一定会喜欢！

海鸟终于接过了那页纸，他对蚱蜢说，我会把它当成歌迷的一份爱，放心吧，我会好好收藏。然后海鸟把那页纸折了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折成一束花的样子朝车窗外挥了挥，拜拜，海鸟对那群女孩喊，我爱你们，永远爱你们。

北京吉普在夜色中渐渐远去，蚱蜢骑着自行车追赶了一段路，突然意识到他是追不上海鸟的，没有说完的话只能留待以后再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海鸟毕竟收下了他的《头发》，蚱蜢后来在城市街道上横冲直撞、内心充满了振臂呐喊的激情，一支新的歌或者是两句新的歌词在他心中呼之欲出：

-----  
虽然你的头发比我更长  
我们的痛苦都是一米多深  
-----

蚱蜢坠入了一种真正痛苦的深渊中。海鸟突然从众多的崇拜者中间消失了。电台主持人在歌迷热线中告诉人们，海鸟去南方巡回演出了，过了一阵又有人打电话询问海鸟的行踪，主持人说他们与海鸟也失去了联系，海鸟的行踪一贯是保密的，喜欢他的朋友可以去购买他最新推出的盒带《爱情的坟墓》。

蚱蜢买了一盒《爱情的坟墓》，他心存幻想地寻找着那首《头发》，但盒带里根本没有与头发有关的歌。

有一天蚱蜢在一家花店前看见了海鸟的那辆北京吉普，几乎同时他看见海鸟和一个怀抱玫瑰花的女人走出花店#蚱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海鸟的瀑布似的长发没有了，海鸟剃了一个惊人的光头。蚱蜢来不及细想长发与光头之间的关系，他冲到海鸟面前大声说。海鸟，我可找到你了，这阵子你跑到哪儿去了？

海鸟把怀抱玫瑰的女人送进吉普车后口过头说，要签名吧？有笔吗？

不是签名，是《头发》，我那首《头发》你看了吗？蚱蜢喘着粗气说，你有什么感受？

头发？海鸟摸了摸自己的光头，忽然意味深长地一笑，现在你们都喜欢留长发，那我只好剃光头啦。

不是头发，是我给你的那首歌，你唱了吗？你喜欢吗？。你们用剪刀杀死了我的头发，那一句你喜欢不喜欢？蚱蜢急不择言地提出一串问题后突然呆住了，他发现海鸟脸上的表情就像是欣赏喜剧电影的观众，你没看那首歌？你把它扔了？蚱蜢盯着海鸟似笑非笑的脸，他的声音因过了冲动而颤抖起来，音乐就是痛苦，痛苦就是音乐，我们对音乐的理解是一致的，你怎么可以扔掉我的歌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的痛苦？

音乐就是痛苦？这么理解音乐未免太片面了吧？海鸟把脑袋伸进吉普车，朝里面的女人扮了个鬼脸，然后他以一种温和的口气对蚱蜢说，欢乐，爱情还有性爱也是音乐，你要有体验就会明白的，就像现在，我正在创作一支爱情歌曲，可你却堵着我，你把我的歌打断了，你不是热爱音乐吗，你要是真的热爱音乐就请你走开，为了音乐，请你走开好吗？

蚱蜢当时像是受到了一股魔力的操纵，他往后退了几步，海鸟微笑着往前走了几步，一直走到了吉普车内，直到车门被砰地撞上，车窗里传出几声压抑的咯咯的笑声，蚱蜢才幡然醒悟，他上了海鸟的当，海鸟出尔反尔冠冕堂皇的理论只是用来摆脱自己，他在海鸟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卑微而讨厌的崇拜者。

这年秋天蚱蜢无可奈何地成了一家酒店的服务生，父亲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，去工作或者滚出家门。蚱蜢选择了酒店，他记得临上班的前一晚父亲剪掉了他的那头长发，他从父亲嘴里的啾啾之声中感受到父亲的快乐，父亲从这次理发仪式中获取了无尚的享受，而蚱蜢的

心在滴血。

蚱蜢没有想到他会在酒店里与海鸟再次相遇，更没有想到这次相遇如此奇特如此荒谬。

蚱蜢看见海鸟与两个美丽而时髦的女人一齐走进酒店大堂，蚱蜢甚至看见了海鸟脖颈上的一块红印，他们缠绵地涌入电梯，看着电梯的显示灯一路亮上去，1234567，哆咪咪法嗦啦西，他们大概要去七楼的客房，蚱蜢突然明白了海鸟脖颈上那块红印的实质，让蚱蜢感到愕然的是海鸟既然如此风流快乐，为什么总要在歌中赞美孤独和痛苦？这个海鸟真的是他心目中的那个海鸟吗？

夜里蚱蜢心神不宁，无法抑制一种强烈的欲望，他要让海鸟认识自己，他不是一个卑微的歌迷，而是一个痛苦的被世俗所湮没的音乐天才，海鸟不可以无视一颗痛苦的心灵。蚱蜢这样思考着，犹豫着，终于在凌晨时分敲响了那间客房的门。

门其实是虚掩着的，蚱蜢走进去便觉得气氛异样，房间里空无一人，地上却扔着男人的鞋子、袜子和内衣，蚱蜢推开盥洗间的门，只看见一束红玫瑰斜插在抽水马桶里，出事了！蚱蜢叫了一声就往门外逃，也就在这时他听见有什么东西在壁橱里响，蚱蜢拉开壁橱的门时吓得跳了起来，他看见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被五花大绑地挂在衣架柱上，嘴里塞满了卫生纸，海鸟你怎么——蚱蜢没来得及问什么，他不假思索地解开了海鸟身上的绳子。

这是一件丑闻，有人嫉妒我，我中了他们的圈套。海鸟拉着蚱蜢的手说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密。

蚱蜢说，你是海鸟，我会替你保密。

千万要替我保密。海鸟仍然拉着蚱蜢的手说，这事传出去我的形象就毁了，我的艺术生命就完了，那我会痛苦一辈子，痛苦，你懂吗？

蚱蜢说，你是海鸟，你当然懂得痛苦。

替我保密，我会好好报答你的，海鸟惊魂甫定，突然说，你有点面熟，你是我的歌迷吗？我要送你八盒歌带，全部签上我的名字。

蚱蜢绕着海鸟走了一圈，两圈，听见自己鼻孔里哼的一声，那不是冷笑，但那不是冷笑又是什么呢？

你叫什么名字？对了，你喜欢唱歌吗？只要你有兴趣在歌坛发展，我一定会帮你，海鸟观察着蚱蜢脸上的表情，他说，你别担心嗓子歌谱什么的，只要我帮你，保证你三个月出盒带，半年内开演唱会，一年内走红歌坛。

蚱蜢就是这时候开始狂笑的，他怎么也忍不住喷薄而出的笑声，他捂腹狂笑的时候听见海鸟在旁边说，别笑了，别笑了，你的嗓子很好，很有激情，千万别笑啦。

歌坛名人蚱蜢在谈及他的成功之路时从不隐瞒那段特殊的经历，当然你要是想在蚱蜢身边找到那个叫海鸟的名人，那就很困难了。海鸟也许确有其人，但海鸟这种名字一听就不是真名，就像蚱蜢一样，海鸟也许是艺名，也许是艺名的艺名了。那又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不过是一些喜欢流行歌曲的人。以前我们都曾迷恋过别的什么歌手，现在都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了蚱蜢的歌，现在你打开收音机或许就能听到一支如泣如诉又说又唱的歌，那就是半年来名列十三种排行榜前列的《头发》，你一定会唱《头发》，因为那是蚱蜢的成名作。

-----  
黄金书屋Youth扫描校对||<http://goldbook.yeah.net/>  
转载请保留，谢谢！